

给 忠 实 预备的子弹

〔苏〕 鲍里斯·格里巴诺夫 著

马肇元 冯明霞 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ПУЛЯ ДЛЯ ПРЕЗИДЕНТА

Б. Т. ГРИБАНОВ

根据苏联《旗》杂志1982年6月号所刊原文翻译

给总统预备的子弹

〔苏〕鲍里斯·格里巴诺夫 著

马肇元 冯明霞 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40毫米 1/32印张6.5字数116,000

198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600册

ISBN 7-5039-0225-6/I·146

定 价：2.30

前 记

一八六五年四月十四日，美利坚合众国第十六届总统亚伯拉罕·林肯遇刺身亡，凶犯布思随之也被毙杀，案情不了了之，真相不明。一百年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三十五届总统约翰·肯尼迪也遭到同样厄运，凶手嫌疑奥斯瓦德也同样被杀灭口，真相也同样石沉大海。一个偶然的 机会，历史的秘密被揭开了一角，人们得以从中窥见一百年前发生的那场惊心动魄的殊死斗争的前前后后，并由历史联想到现实，由林肯想到肯尼迪，由布思想到奥斯瓦德……人们对美国的政治舞台的风风雨雨，不能不进行一番历史的沉思。林肯被害的秘密已昭然若揭，肯尼迪的被害秘密之大白于天下，恐怕也只是时间和机遇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要向读者译介的苏联作家、编辑家、翻译家鲍·季·格里巴诺夫的中篇政治小说《给总统预备的子弹》一书的大致内容。

政治小说的兴起是近年来苏联文坛上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现象。政治小说在苏联虽说早已有之，但真正造成一种势头，恐怕是在七十年代以后。这期间出现了一批相当有影响的中长篇小说，如丹古洛夫的《库兹涅茨克桥》、《拉巴洛的晨祷》；恰科夫斯基的《胜利》、《未完成的画像》；谢苗诺夫的《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奉命活下来》；以

及格里巴诺夫的本书，等等。

虽然如此，对于何为政治小说，至今尚无公认的确切定论。有人主张只把那些描写以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为目标的活动的小说归入政治小说类，这个范围似乎限制得过于死了些；有人认为举凡涉及政治问题的小说统统可以称作政治小说，这又未免失之宽泛。多数意见则似乎趋向于如下界定：处于小说中心位置的是重大社会政治事件；人物的命运和性格通过事件的描写来展现，处于相对次一等的地位；作者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以及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在胡编乱造之风盛行的当今，已成为最吸引读者群众的因素之一）纪实性和知识性，因为既然以重大社会政治事件为叙事中心，就必然涉及到一系列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必然要依据一定的历史文献和历史资料，一句话，必然是纪实的，不能信口开河，胡编乱造。就此而论，《给总统预备的子弹》确是一部名符其实的政治小说。

当然，纪实性并不排斥艺术虚构，否则也就不成其为小说，而是历史教科书了。读者只要细心，就不难发现，本书的虚构成分是多么地明显：林肯被刺阴谋的被揭露一事在先，肯尼迪被刺案发在后，然而，作者大胆虚构，将时间在先的事往后移了几年，使之发生在肯尼迪被刺以后，从而使美国历史上两件震惊世界的总统被刺案有了直接联系和互相类比的可能。

尽管如此，本书的纪实性是毋庸置疑的。诚如

作者本人所述，他的这个中篇的主要情节均有确凿的史实为依据，而并非杜撰；这部小说也不是一部简单的或纯粹的侦破小说或推理小说（虽说推理过程可谓贯穿于小说的始终），他的主旨在写“对真理的求索”，而非侦破推理本身。是的，比尔·桑德尔及其朋友们，为了弄清林肯被刺的真相，不怕困难重重，不惧暴力威胁，脚踏实地，一丝不苟，无论其勇敢精神，抑或治学态度，均在值得称道之列。译完本书，我们除了对林肯和肯尼迪被刺案的因果始末，对美国政治舞台上的黑幕种种，有了一个或详或略的了解，因而加深了对美国的认识之外，在这方面也获得了若干有益的启迪。

最后，还应简单介绍一下作者的情况，因为对于我国读者来说，这位苏联作家或许还鲜为人知。

鲍里斯·季莫费耶维奇·格里巴诺夫，一九二二年生于苏联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一个建筑工程师之家。战前曾在文史哲学院学习，获莫斯科大学文科文凭。后参加卫国战争。战后任记者多年。一九六一年起在苏联最有影响的文艺出版社之一的莫斯科艺术出版社工作，一九六六年起任该社副主编，兼该社最有影响的丛书之一《世界文学丛书（200种）》文选主编，并因此而于一九八〇年荣获“民族友谊勋章”。一九八二年退休。格里巴诺夫对美国文学及一般性美国问题颇多研究，著作因而也多侧重于这一方面，主要有：属于名人传的《海明威传》、

《福克纳传》；学术专著《厄内斯特·海明威：英雄与时代》；译著《海明威选集》（四卷本，与人合作）、《福克纳选集》（六卷本，与人合作）；纪实中篇《给总统预备的子弹》以及正在创作中的纪实长篇《伊丽莎白·弗林》（美国共产党前主席，一九六四年在莫斯科去世）。

译者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日

作者按：

向读者推荐一部根据真人真事及有关文件写成的小说。拉斐特·贝克上校用密码书写的笔记系美国历史爱好者雷伊·内夫所发现。记述这一发现及其后研究情况的文章首次发表于一九六一年八月的《内战时期》杂志。所有这些文件的本文则援引自J.科特雷尔所著《谋杀解剖学》一书(伦敦,1966)。

林肯总统的被害情况及随之发生的种种事件则根据美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材料改写而成。

一八六五年四月十四日，合众国第十六届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华盛顿被演员约翰·布思暗杀。同年四月二十六日，暗杀总统的凶手在弗吉尼亚州被武装部队截住。尽管有生擒凶犯的命令，但情况尚未了然，他便被开枪毙杀了。

历史教科书文摘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合众国第三十五届总统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市饮弹身亡。翌日，在达拉

市监狱， 尽管戒备森严， 杀人嫌疑犯李·奥斯瓦德斯
还是被杰克·鲁比一个与犯罪社会有联系的人物所毙
杀。

报刊文摘

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合众国的历史最为血腥，暴力
最为饱和。

布法罗大学历史教授
非力普·塔夫脱

整个事情得从莱里的书店谈起。

比尔·桑德尔喜欢顺道去那儿瞧瞧。他喜欢这座古色古香而又矮小的砖石建筑物，虽说被挤压在玻璃和钢材闪闪发光的高楼大厦间，但却在费城市中心顽强地为自己保持了一席之地。即在房子内部，在店堂里，一切的一切也都飘逸着古董味儿。这里没有耀眼的灯光，没有刺耳的广告。深色木料制成的货架上整整齐齐排放着内容丰富的书籍，矮矮的小桌周围摆着舒适的安乐椅，坐在里面浏览你感兴趣的各種出版物，那真是再方便不过了。连莱里书店的顾客也与众不同——文静安详，寡言少语，一般而言，中年以上，是一些真正的书迷。店员也认识自己的老主顾，熟知他们的嗜好，懂得该给他们推荐些什么。

在莱里旧书店这儿，比尔·桑德尔曾不止一次陷入过沉思：人们为什么那么倾心于过去，倾心于旧书，倾心于古董？他曾听某位作家说过：人类是怀旧的。这个说法很合他的心意。

桑德尔本人就很熟悉这种虽说模糊但却强烈的感情。这种感情他从小就有过。已经是后来了，当着这整个事儿即将全面展开，比尔也还是不止一次地回想起，在他读书之初，曾有那么一本震慑过他童稚的遐想的书，那便是林肯总统传，当时的书名为

《从木屋到白宫》。也许，正是那时候他才明白，他真正想从事的唯一事业——乃是历史。

然而，现实生活却作了另外的安排。或者，如果说得更确切些，是他的父亲作了另外的安排。但比尔难道能对父亲有丝毫的责怪吗？他是那样地爱父亲呀——满怀柔情，全心全意。比尔不认识母亲，她跟着一个赛车的外来人弃家跑了，当时小男孩还不足一周岁。父亲嗣后没有再结过婚，而把自己慈爱的心整个奉献给了儿子。他把比尔抚养大。在比尔生病时，他整夜整夜守在他的床边，并且自始至终不厌其烦地回答他提出的各种稚气的问题。他们是最亲近的朋友，相互间象男子汉那样开诚布公，是关怀备至、忠实可靠的同志。

先前，他们住在西部一个小镇上，父亲开一药铺。不过，话得说回来，那不是一般的药铺——不妨可以把它称为周围农村的一个文化中心。除了药品，还卖甜食、烟卷、纸质封皮鲜艳夺目的廉价书籍。夜晚，周围的农场主们到这里聚首，喝杯咖啡或可口可乐，通过电视收看棒球赛战况，摆龙门阵，相互间打探消息，散布流言蜚语。

不过，这一切都被认为，可以这么说吧，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附带性业务。父亲的爱好则是药剂学。他不很相信那些享有专利的时新药品，虽说出于需要也作这种买卖；他宁肯信任就跟几百年前那样由普通药剂师配制的古老而行之有效的方剂。他甚至要大家相信，人们需要药剂师，远甚于需要医生。

不管怎么说吧，父亲只望儿子成长为一个药剂师，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物。比尔·桑德尔于是只能屈从于父亲的心愿。他进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化学系，这是合众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甚至这一选择本身也反映了他对古旧的偏好）。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在教研室任教。他为人严肃，责任感很强，既然他已经动手干起了什么，那他就会认真地去干。后来父亲去世了，但比尔·桑德尔认为改变职业似乎为时已晚，于是继续勤勤恳恳去完成自己的教师职责。

然而，比尔把所有的空闲时间全拿来奉献给了心爱的历史。为了搜寻古代的历史著作，他在莱里旧书店度过了多少美好的时光；而找到某一张因时代久远而发了黄的航海图，又给他带来过多少欢乐与愉悦。他在幻想中进行了一次次最最引人入胜的旅行，其间充满了种种惊险情节、探宝猎奇、爱情悲剧。不过，话得说回来，比尔·桑德尔对这些幼稚的癖好羞于启齿。“你呀，真是至今脱不掉开裆裤——典型的幼稚病，不能自拔。”他挖苦自己，自然也就更不会把这些去告诉他的朋友了。

这不，比尔·桑德尔今天又在莱里旧书店新摆出来的一堆旧书中翻寻了一通。没有碰到一本有意思的东西，一八六四年的英文版杂志《科尔伯恩陆海军纪事》也许除外。比尔疑疑惑惑地翻了翻这本不知是由哪位藏书家给装订成了册的杂志，不禁伤心起来，原来只有下半年的几期。作为一位真正的

藏书家，他认为最好能弄到一整套书。不过，桑德尔没有两手空空离开这儿的习惯，他于是决定买下这册合订本，更何况价钱总共不过五十美分。

回到家里，比尔漫不经心地把买来的东西往书桌上——一扔，便埋头干起家务来。原来，桑德尔虽说已经三十又二，却至今尚未婚配。不能说姑娘们不喜欢他，恰恰相反——他有获得成功的一切条件：一副好身材，运动员的体格，讨人喜欢而略带稚气的面庞。即便他自己，对可爱的姑娘也并非毫不在意。不过，跟她们中间的某某快快活活过一晚，甚至过一夜，是一回事，而结婚——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他父亲所经受的内心悲剧，对比尔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同样，他也不能忘怀自己童年时代的遭际：大家都有母亲，唯独他没有。同龄人中总不乏其人，冲他后背大声喝叫：“你妈是破鞋，她把你扔了！”

此外，比尔·桑德尔实在也乐意过单身生活。他喜爱自己那套在大学城里的舒适的居室，透过绿荫，可以看到古老的砖石建筑物、网球场、蓄水池。这里禁止汽车驶入，通常是一片寂静，可以听见的只有大学生们的欢声笑语。对比尔·桑德尔来说，大学校园乃是在喧嚣、杂乱、搞得很糟的外部世界中的一个难得的沙漠绿洲，而他那小小的居室——则又是这一绿洲中更为宁静的去处。甚至想来都会感到奇怪，假如某些女人生就一种习惯，要把裙子、袜子往安乐椅上随处乱放，要把书籍报刊从小

桌上收拾走，或者不按主人制定的章程摆放到书架上，她们怎么可能会去光顾他的住所。至于家务活计，比尔则从小便养成了习惯，并不认为其间有何不体面。岂但如此，他简直就乐意站在锅台边，做几道令人莫测高深的菜肴，尔后拿来敦请朋友们品尝呢！他也喜欢擦拭自己那些书上的灰尘。一言以蔽之，假如不是近来有某些情况强烈动摇了他这方面的信念的话，可以说比尔·桑德尔就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单身汉典型。

结束家务之后，比尔舒舒服服坐进他那把心爱的深安乐椅，不慌不忙、有滋有味地抽着烟斗——这已成为一种仪式——然后便开始浏览刚才买到手的杂志。

谁知杂志意思不大。桑德尔大失所望之余，已经准备去拿一本别的什么书来看了，却突然发现有一页的天地，用铅笔写着些什么数字和字母，这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可有点象是密码呢！”比尔想着，开始一页又一页地仔细研究起来。其他书页上却原来也有这些神秘的数字和字母。墨水已经褪色，笔迹看起来也象出自老派之手。

桑德尔抽了一会儿已经熄了火的烟斗，决定给自己煮一点咖啡，以便让心情平静下来。

希望有朝一日成功地揭开一个大秘密，这种从小就秘藏心中的理想，能有几个成年人没有？比尔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曾多次读过爱德加·坡的小说《金甲虫》，在幻想中想象自己如何地也找到

一张古老的羊皮纸，那上面用密码写着海盗埋藏宝物的地点。长大以后，什么中美洲热带丛林里发掘出古代神庙的消息报道，什么有可能是外星人留在地球上的踪迹的种种假设，什么库姆兰手稿发现的详情细节以及在大洋深处发现满载黄金的西班牙船只的轰动一时的新闻，等等，常常成为他贪婪阅读的对象。历史收藏了那么多的谜，其间还有多少不明不白的地方，还有多少没有揭开的秘密！

比尔常嘲笑自己，然而，理想，有朝一日他会走运，揭开一则历史秘密，扬名天下，这一幼稚的理想，却始终活在他的心中。要与伟大的亨利·施利曼的名字并列，他既不是职业考古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然而，从少年时代起，便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带有幻想色彩的使命：找到并发掘荷马的特洛伊……

谁知道写在旧杂志天地上的这些密码笔记里包藏着什么内容？人家总不至于会拿密码去记什么绿豆芝麻吧！假如是机密呢？是他从小就想望的机密之一呢？

比尔抑制着激动不安的情绪，埋头于杂志，大干起来。对他来说，时间停滞不动了，整个世界也压缩到了一页杂志的大小。过道里的铃声使他回到了现实生活。斯蒂弗·蔡斯和简·卡丽站在房门口。

“这是怎么回事儿？”简打量着满桌子涂满了各种数字和字母的纸片，好奇地问道。

“我碰上了神秘的密码！”比尔庄严宣告。

斯蒂弗·蔡斯冷静地瞧了瞧杂志合订本以及写着神秘莫测的铅笔字的所有刊页。斯蒂弗·蔡斯的所作所为中处处都有一股精细劲儿。站在易动感情、仪态端正的比尔身边，斯蒂弗显然处于劣势。他与桑德尔同年，但却见老得多，看来是因为早早便发了福，而且开始谢顶的缘故。然而，比尔·桑德尔有时仍还不免会发现自己在嫉妒朋友：斯蒂弗是历史学家！按比尔的见解，这一长处足以掩盖比过早发福和谢顶更为本质得多的缺陷。在蔡斯工作所在的历史系，教授们对他寄托着巨大的希望。说他智慧敏锐，长于分析，眼界开阔，在善于用完全出人意表的观点看待历史事实方面实属罕见。

除了对历史有共同爱好，使比尔·桑德尔和斯蒂弗·蔡斯聚首到一起——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使他们相互离异——的原因还有一个，那便是他们都对此时也在场的他们的第三名成员，红头发、脸上有雀斑的简·卡丽颇感兴趣。简是新奥尔良人，曾在那儿的路易斯安那大学读书，后来突然辍学，来到费城。一天，他们谈起了她转学的原因，一向性格乐天的简倏地不再言语，让人明白她不喜欢这个话题。看来，这里边牵扯着某个男人的事儿，她的两位朋友这样想，从此以后，也就很有礼貌地绕开这一题目。

简毕业于法律系，但却想望着当一名作家。斯蒂弗·蔡斯半开着玩笑，断言他们三人中唯有他自

己为人严肃，因为只有他在干着本应属于他干的事，而他们——则都是些幻想家，一有机会就准备抛弃自己的职业。

“请记住，简，”有一次他说道，“在这个房间里，唯有我的为人值得称道。假如你有朝一日决意嫁人，比我更好的丈夫候选人你是找不到了。”

“在我产生那种疯狂意向时，”简大笑起来，“请正式摆出你的候选人资格来。选丈夫并不比选总统容易。到时候，再让我们来细细审查你的候选人资格，跟其他人一样，在我们这个自由国家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你似乎是民主党人吧？好么，就利用一下贵党的经验吧……”

“那我八成是通不过的，”斯蒂弗·蔡斯垂头丧气地答道，“在搞幕后交易和阴谋诡计方面，我肯定是无用之辈，还没投票选举呢，就会给刷下来了。”

他们上比尔家来，也常常斗嘴一路，闹着玩儿。不过，眼下他们都顾不上闹着玩儿。这些不知写于何时，也不知出于何人之手的令人莫名的数字和字母，迷住了他们。

“现在我可是要日夜不宁了，直到把密码解开，”比尔·桑德尔脱口而出，不知是在抱怨，也不知是在发誓。

“我的朋友，”斯蒂弗·蔡斯微微有点居高临下地说道，“任何事情都离不开职业行家。业余爱好者通常只会坏事。数学系我有位朋友，是密码书写

专家。让我介绍你跟他认识一下，然后咱们再请他摆弄摆弄你的密码。不过，我忠告你切莫痴心妄想。你现在是想：‘我走红运了。在这些笔记里边掩藏着一件历史的大秘密！’可事后才真相大白，原来是某个做事喜欢偷偷摸摸的家伙用密码记下的一串串心上人的名单，或者是一笔笔秘密开支，想瞒过警觉的夫人。”

“那样想——无异于投身一场战斗，去与必然失败的念头拼搏，”比尔忿忿然说，“那样，才必然会失败。不，管它那上面记的是什麼——是情妇的花销，还是天外来客的资料——前进！我们就必然会胜利！我相信，没有猜不透的历史的闷葫芦。需要的只是超人的耐心，外加一丁点儿运气。”

“让你扫兴，比尔，我深感遗憾，不过，你是迷途了。相信我这个职业历史学家吧。历史中充满了猜不透的谜，就象美味的羊腿中夹着的蒜泥。这些蒜泥，我们狼吞虎咽，吃得津津有味——它们使我们开胃，如此而已。谜仍然还是谜。它们只是搅得我们心神不宁，浮想联翩。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也有人会从中得到好处的。譬如，那些多年埋头故纸堆，指望挖掘出一点什麼文献，以揭开一点秘密的帷幕的历史学家，还有那些专事虚构杜撰些毫无根据的新异说法的无聊文人。”

“不，老头儿，绝对不是。毕竟是存在一门历史学的！古人有一位司历史的女神，不是叫——克利俄吗？！真抱歉，要我对你这位历史学家来说这